

我家住的院子是一个天井院，四面有窑。别看这地方条件差，那还是一个亲戚搬走后留下的，我的童年就是在这儿度过的。

我喜欢读书是和当时许多的同龄人一样，是从小人书也叫画本开始的。那时，比我大三岁的哥哥经常带那种书回来看，我也跟着凑热闹，尽管我不怎么识字，在我的死乞白赖下，他也会给我读几页讲几段。放学后，哥哥经常趁大人忙着干活、做饭时，偷偷地钻到另一个窑里看。因为我还没有上学，在家无所事事，见他回来就像跟屁虫似的跟着他。我在家里大人们那儿是比较受宠的，我跟着他凑热闹时，他也不敢表现出讨厌。

后来，我长大一点了，也能认识一点字了，就趁他看时，凑到那儿和他一起看，可他看的是正视的方向，我只能斜视，且我认字少，因而看得慢，等他一面看完，想翻页时，我不由自主地赶快伸手按住，他初时也想发火，但顾忌到大人的态度，也只能忍气吞声，让我看完。哥哥心眼多，后来他拿下画本，先不回家，跑到我家窑顶上的地榆根、柿子树上看完再回家。我知道了他的‘不义’行为，恨得都想到大人那儿告发他，但想想告发他之后自己也没的看了，只好另想办法。

由于他比我大，家里人就给他分派活的时候多，大人忙就让他洗碗、扫地，他见大人走了，就嬉皮笑脸地说，你帮我洗碗吧。我看完这本画本让你看。我有心不同意吧，又实在经不起那画本的诱惑，最后不得不同意他的条件。

令人气愤的是，我干完活好长时间了，他还看不完，好不容易看完了吧，又到上学时间了，真是又气又恨的，真想打他一顿，可

·散文·

读书情缘

◆张尚义

打又打不过。他自知理亏，看完拿起那小人书就跑，我追不上，就哭啊骂啊，但也无济于事。

傍晚时分，大一点的孩子们，就像我哥哥那么大的，都爱凑伙搞一些活动，比如到村里的水池子里游泳，到谁家去打扑克、下棋等。由于我小，他们嫌我拖他们的后腿，就不愿带我。为了达到目的，他们还时常吓唬我说，外面有红眼怪物，万一碰到了，我跑不快，怎么办？由于我家就在上山的坡上，那儿比较偏僻，且我有个亲戚，爱打猎，时常能从山上打到獾、兔子等野兽，所以听了他们的话还是半信半疑的。

小的时候，没有更多的文化传播渠道，谁家生孩子了，老人过寿了等等，都爱请当时的说书先生说几天书。我爷爷爱听书，每当村里有这种活动时，我就会跟着他一起去。一来二去的，我也迷上了听书，那比看画本来劲多了。由于痴迷，听起来就用心，那说书的说一遍，主要故事情节就会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
转眼，我就上了五年级，仅靠听书已不能满足我了。也许是由于当时的课程少，看课外书还能对我写作文有点帮助吧，我看小说时，家里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没有小说，我就从亲戚家搜寻到《杨家将》《七剑下天山》等书籍，后来又和别的同学换着看，有《说岳全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。

上了初中以后，我仍然沉溺于小说中不能自拔。当时，我除了语文成绩还算可以外，其余各门课程简直就是一塌糊涂。那些老师好像故意和我过不去似的，总是提问我问题，让我出丑。老师把我的表现告诉了大人，我妈对我又是劝又是骂。我在他们面前，刚开始装得像绵羊似的任人宰割，出了门又一如既往地不能自拔。我妈气得想要对我动粗，我就慌忙逃窜。也许是大人们故意给我留下的那一条生路，他们吃完饭就到西边的两个窑里睡觉或忙活去了，我慌慌忙忙溜回来吃一些剩饭，然后匆匆忙忙离开。就这样，我如履薄冰地度过了上初中后第一学期的上半学期。

糟糕的是，在那次期中考试时，我除了语文得了七十二分以外，其余课程都不及格，最悲惨的是英语，仅凭运气得了二十二分。下午放学时，我计划先装成什么事没有，再找个借口搪塞过关，却没想到家里人已经知道这事了。回到家后，我先到西边窑门口往里探了探头，大概观察了一下，没见家里有人，长长出了口气，然后进门把书包往炕上一放，一边暗自庆幸着一边向放有馍的窑洞后面的柜子走去。谁想，刚过走了一半，背上就像挨了一鞭子，火辣辣的痛。我回头看向袭击者，正准备发火，等看清楚那人时，却又是气愤又是无奈的，冲她大喊道，打我干啥？原来是我妈藏在哪儿用一根树条狠狠地

打了我。她见我装疯卖傻，就又朝我左胳膊上打了两下。嘴里骂道，打你干啥！天天让你吃了饭就去上学，你给老子考那么点分，你不嫌丢脸啊？你们班就那么一个红圈椅就是给你准备的。她又从炕上拿起我的书包，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到炕上，从中拿起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就扔出了窑。我心疼地说，那是别人的书，就想夺路而走，出去捡那书。我妈抬手推了我一下，我蹬蹬连退好几步，要不是案板挡了一下，准摔个仰面朝天。在铁证面前，我又不得不装回小绵羊。最终真正打动我的不是妈妈手里面的木条，却是她的连哭带数落。她说，你奶奶过世的早，我不得不中途辍学，大集体时，家里人口多，劳力少，年年是短款户，低人一等，这几年好不容易有点起色了，还得盖房子，还得含辛茹苦地供你们上学，你还不知珍惜，不争气。妈妈越说越来气，又打了我两下。最后抛下一句，你考虑一下，要不你就别念书了！说完就气呼呼地走到院子里捡起那本书忙别的活去了。

从哪以后，我不得不忍痛割爱，封存起那些可爱的小说，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化课的学习中。时间长了，那些课本也不是什么怪物，也变得可爱起来了。到那个学期结束时，我在班里已能考到中上游水平。老师们也不再刁难我了，我妈对我也有笑脸了。

说实话，无论是后来学习成绩的不断提升，还是工作上的得心应手，都与我童年的读书息息相关。



·散文·

荷塘

◆风铃

我的梦里，一副碧波荡漾、少年垂钓、荷花盛开、芦苇摇曳的图画，且深入骨髓，这源于我童年清澈荡漾的荷塘吧。

喜欢童年的荷塘，至今在梦里如无数藤条缠绕我的神经去寻觅追随它的脚步。

通往荷塘，一条幽静蹒跚的小路，泥泞过，快乐过。碧波荡漾的荷塘上，微风摇曳，荷叶滚动珍珠，随风摇晃；小荷或露尖尖角，或含苞待放，或鲜花怒放；饱满的绿色莲蓬，懵懂少年的荷叶伞，雨季少年手拉手的荷叶帽，荷叶里兜着的小鱼虾；岸边姐姐洗衣，棒槌声响，树枝上五颜六色的布衣；妹妹手拿木棍，罐头瓶的垂钓，静足呼吸，瓶里翻滚的荷花，塑料小桶欢腾的喜悦，更有鸡的欢蹦乱食；蜻蜓翻飞，或驻足水面，或一滑而过；蛙声呱呱四起，张着口舌，吐着白色的泡泡，产下一片片的蛙卵。

听小溪哗哗，看杨柳飘摇舞姿，望不到边的碧绿菜畦，成片的西瓜地、果园。

戴着柳条帽的娃娃在小溪里来回摆动冲洗着脚底的泥巴，口渴时就悄悄地摘农家的西红柿、青苹果、西瓜。小手咚咚敲击的试探声，噗噗的开瓜声，急奔的逃跑声，老师啪啪的竹板声，令人记忆犹新。

黑色的铁管，把荷塘的水抽向农户的田间；茂密的芦苇塘，风儿习习，伴着母亲或姐妹，也会弄些窄窄的叶子包些粽子。

周边的村庄，有公办的西沟学校，晨起的煤油灯，柴火升腾的砖炉熏黑了小伙伴的脸颊。朗朗的读书声，噼里啪啦的算盘声，描摹的中国方块字，老师的红色圈点，深深地刻在了孩子们的心里。

父亲站在荷塘边，给我们讲述陈年往事；陡峭崎岖的路上，给日军的送水车，装满了一生一世的仇；荷塘边的窑洞里，百姓躲避国民党和日本人的骚扰；茂密的芦苇塘，有父辈们战斗的印记；窑洞里，苟延残喘的日军残忍地杀害了秘密关押的抗日人士；日军投降时，还把为他们服务的老黄牛射杀在荷塘上方的田地里；愤怒的百姓，在窑洞里用棍棒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残余势力。

荷塘的命运，由盛变衰，干枯的像耄耋老人。一县一品工程，让荷塘死灰复燃，碧波荡漾，莲蓬摇曳，柳枝飘飘。夜晚，蛙声此起彼伏，举行着一场又一场的赛事。

凉爽的夏夜荷塘，有着现代闪烁的霓虹，一坡坡漫山遍野的绿植、盛开的鲜花，让荷塘重新焕发生机。

·散文·

迴马岭之行

◆李淑芳

迴马岭位于绛县东南端，距离县城大约15公里，被誉为绛县的“小延安”“西柏坡”，朱德同志曾由此中转河南。1932年9月，绛县县委做出了“建立以迴马岭为中心的红色革命根据地”的决定。1942年2月，绛县县委转移到迴马岭村，成立了抗日游击大队，建立了抗日政府。从此，迴马岭村就成为绛县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指挥部和当时绛县的政治活动中心，为组织带领全县人民消灭敌人、解放绛县作出了卓越贡献。

党史学习教育活动，让我们又一次亲近迴马岭。车子在山谷里穿行，路早已铺成水泥路，却仍像顽皮孩子随风舞着一个蛇皮袋子，曲里拐弯。道路两旁树木浓郁、花草葱茏，漫山遍野绿色尽染，半山腰上雾罩岚岚。路边被岁月冲刷过的沙河道，没有流水，却掩映着历史的沧桑和过往。近些了，时有裸露的大石头在不知名儿的草木掩映下挺直了脊梁，让人明白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石头山。走在迴马岭的路上，不由地让人产生敬意，当年的革命党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审时度势，才绝意把革命的火种建立在这深山老林里。

约莫一个小时，车至迴马岭革命教育基地，顿感空气清新，周身凉快。时间还有些节余，我们几个人便在周边的小山包上转悠，空气

清新，山岚氤氲，一潭泓水清冽可见，三两农舍散落其边，羊群在悠闲地吃草，鸡在草丛里散步，不远处蜜蜂在辛勤穿梭，养蜂人头戴斗笠正静静地酝酿着甜蜜的事业。

踩着蜿蜒的石板路拾级而上，便是依山而建的绛县党史教育长廊。“破晓时刻”“浴血奋战”“红色旋律”……随着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解说，让人仿佛又回到了曾经的峥嵘岁月，杨蔚屏、王学海、芦旭东、苗绍龙、苗思胜等革命前辈又鲜活鲜亮地站立在我们的眼前。看着照片墙上那些年青的面孔，令人感慨万千。当年，面对饥饿、严寒、酷暑、野兽的攻击以及日伪无数次的扫荡，我们的前辈多少次穿行在夜色朦胧里，冒着生命危险把革命的火种传播开来。也许，历史不仅仅是过往，还有可以让一个地方独立于世的精神，那就是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。

沿着石板路继续往上走，半坡上出现了四孔窑洞，那是当年绛县县委、县政府旧址。窑洞背靠着高山，脚踩着大地，与黄土浑然一体，它是浑厚敦实的。土窑洞里一张桌子，一把简易的木架床。太阳从木格窗照进来，光线迷乱，在潮湿甚至有些荒芜的寂静里，我看到了时光的倒流，感觉自己在一点点接近历史，接近一种真实。当然，八十多年过去了，无论是窑洞，还是桌椅，

这些已成为了红色记忆的符号，是时间的过滤与沉淀，也是历史的转变与隐喻。

窑洞院子面积不大，但宽敞平坦，有一种大气，仿佛预示了绛县革命的进展和前景。坐在石台上，感念时光。土窑洞斜上方有一棵枝繁叶茂被命名为忠诚树的大槐树。这棵树见证了这里的一切，此时却无法给我们讲述。这里发生的一切，最终改变了历史，也改变了古绛大地。一些永恒细节，需要被铭记。

日出时分，我站在红色石碑林旁，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。由一代伟人毛泽东革命手迹为主题的“红色碑林”，其味道完全不同于其他地方。毛泽东同志提笔如长枪大戟，运笔峻拔，势不可挡，唤起人们的愉快、向上、平和之情，给予人极大的鼓舞，给人无限的美的享受。他的诗词别有韵味，“五岭逶迤腾细浪，乌蒙磅礴走泥丸”体现了他精神世界的空间包容度；“惜秦皇汉武，略输文采；唐宗宋祖，稍逊风骚，成吉思汗，只识弯弓射大雕”体现了他精神世界的时间包容度。边走边看，一种豪迈、自信、乐观的英雄主义豪气跃然在石上，嵌入人的心底。

迴马岭之行，我耳闻目睹的是一种展开的盛大，一种地理与生命的交响。